

遥远的手绢

寇俊杰

“丢啊丢丢手绢，轻轻地丢到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有次路过幼儿园，看到小朋友正在玩丢手绢的游戏，不过手绢是用沙包代替的。

手绢又小又薄，便于携带，价钱也比毛巾便宜许多，还怕脏不怕累，是生活中的必备物品。大人们用它擦汗，顶在头上防晒，席地而坐时铺在地上，防止弄脏了裤子，到了小河边，它又可以洗脸，有时母亲从地里回来，还用它兜些酸枣、西红柿、花生什么的，街坊邻居谁生病了，母亲就用手绢兜一兜鸡蛋去看望，至于用手绢擦嘴、擦泪、擦鼻涕，那是它的本职工作。手绢还被人们当作钱包用，平时的零花钱就放在手绢里，再折叠得方方正正揣进兜里，还有闲暇时，有人用它卷成一只“老鼠”，惟妙惟肖，然后突然扔到某个人面前，吓那人一跳，随即在人群中激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那时没有发卡，年轻女性会用手绢把长发扎起来，像一只漂亮的蝴蝶落在乌黑的头发上，把人衬托得干净清爽、精神抖擞，甭提有多好了。

在家乡风俗中，手绢被作为定情之物，男女定婚的仪式就叫“换手绢”，会绣花的买条白手绢在上面绣并蒂莲、绣鸳鸯、绣喜鹊登梅，这也成了对还没过门的媳妇女红活儿的检验，闺女家都是很重视的，在这方面决不能让人笑话，男方也会把这个手绢一直珍藏，作为两个人爱情的信物。母亲送给父亲的手绢就在堂屋的箱子底下，有一年发大水，父母都出门了，忽然想起那条手绢，父亲还冒险回来取出手绢带在身上。这条手绢一直陪伴父亲到生命最后，随父亲入土为安。

关于手绢，我还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一次课间活动，我在操场的双杠上玩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头磕在了铁柱上，

流血了，疼得我大哭起来。不远处的语文老师赶紧跑过来，掏出手绢捂在我的伤口上，抱着我向村里的卫生室跑去。学校离卫生室有一里多地，记得老师那时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大姑娘，平时看起来又瘦弱又文静，但她抱着我跑起来像风一样，还边跑边劝我说，小男子汉，勇敢点儿！这点儿伤就哭，将来还能当解放军吗？我听了就真不哭了。等到了卫生室，老师累得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医生看了伤口说，幸亏是用干净的手绢捂的，要是用手捂就会感染，治疗起来就麻烦了。后来母亲买了一条新手绢给老师，可她怎么也不要，说那手绢洗洗还能用。

如今，手绢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定情物变成了黄金饰品，日常用的变成了方便的纸巾，随擦随扔，看起来干净卫生，不用清洗，但却没有了手绢温润亲切的感觉，更没有小时候那日夜相伴的暖暖的回忆……

留在记忆里的乡愁

陈家忠

(组诗)

大地的眼睛

乍暖还寒的三月里
那头老黄牛拉着铁犁
父亲在老黄牛的后头
手持着铁犁
犁出新鲜的泥土
还带有大地的温度
那是大地睁开的一只眼睛
跳跃出来看一眼烟火人间

父亲个头不高
从远处抑或是高处去看父亲犁地
你会看到他以一种匍匐的姿势
踩着惊蛰去接近泥土

父亲的耳畔传来
老黄牛“哞哞”的叫唤
这让他脚步生风
每当他犁出一寸土
总会犁出一只大地的眼睛
当他把几亩地犁完后
父亲的耳畔传来
万物生长的拔节的声音
大地的那双硕大的眼睛睁开了
它看到了万丈的阳光
暖暖地披在身上

秋天的豆荚

儿提时，母亲把我装在背篓里
躬着身去摘豆荚
在母亲的一仰一躬之间
我就知道秋天从豆荚里蹦跶出来了
那才是秋天真正的模样

长大后，我攥着女儿的手
去看秋天的原野
我指着一丛丛的豆荚
对女儿说
秋天会从成熟的豆荚里跳出来
夜晚里女儿睁着双眼
迟迟不肯入睡
她说她担心睡着后
再也看不到秋天的模样

后来，每年的秋天我都会想起母亲
想起她背篓里的秋天
当一丛豆荚如同一支花环
环绕母亲冰冷的墓碑
一缕秋风刮来
一粒豆子从豆荚里蹦跶出来
那是我母亲凝固的眼泪吗

融化不了的乡愁

二十多年前的苏北老家还是平房
每年我回家过春节
屋檐上结满了垂直的冰凌
它冷藏、保鲜了顺河村原有的模样
我知道那是我融化不了的乡愁

许多年过去了
故乡屋檐下悬挂的冰凌
成为我记忆里最美的图画
不管我走得多远
那一排排冰凌
总能如同一根根银针
找准我的任督二脉
刺痛我对故乡的无比眷恋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书城主

坐拥一座城
无帅亦无兵
砖瓦随拆卸
风光心底生



捉鱼戏

雨勤春水高
鱼戏聚群聊
刚设空城计
却成捉放曹



槐花香

朵朵流春韵
洁白荡素馨
无心抢蜂蜜
凑近赏花新



花搬迁

移种入塘清
鱼虾共养生
待来圆月夜
泛棹品香茗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人间清秋时

汪亭

季节更替，宛如一朵花的绽放，倏忽悄然。一夜北风，清秋便乘上节气的班车，匆匆赶回人间。

这淡雅的秋，来得轻，来得静，来得诗意。天高气爽，风烟俱净。

暮晚时分，行走在乡村，天空蔚蓝透彻，云霞涨红着脸，与夕阳携手。行行雁阵，徘徊南飞，频频回首着这块栖息的土地。一头老牛散步田间，啃着枯草。纯厚的鼻音，悠然地深入每一寸泥土，深入草间蟋蟀的脚下，深入兰花的嫩蕊中。广袤的田野上，稻草堆如一座座矮小的茅屋，静默伫立着，守候收获的喜悦和安宁。

门前的池塘，夏荷逐渐衰败，枯残的荷叶，依附一条泥沼中的老根，阵阵清风吹过，缓缓在水面摇摆。

庭院中，梧桐叶仿佛按捺不住孤

独，片片挣脱枝头，飘零到石径上，盖住搬食物的蚂蚁们。藏匿树梢的秋蝉，时而衰弱沙哑地吟唱；半夜挑灯，蚰蚰躲在窗口下伴奏，一两只蛾子飞进窗户，绕光起舞。黄菊是农舍的灯盏，点亮清晨。鸡窝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渗入墙角下的松土，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斑蝥。

这些秋天的细节，乡村到处可见，从黎明一直上演到夜晚。我的母亲，一个农妇，轻而易举就可以深入秋天的心脏，抓一把稻草，将农家的日子点燃。

独自一人倚窗旁，仰望院子里高大的梧桐树，遥望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来，心中难免情思落寞。偷得浮生半日闲，索然，走出屋子，搬一张摇椅，坐到葡萄架下。

捧一本闲书，泡上一碗香茗，细细品味，半醒半醉着；将清秋的凉意、味道，尝个够，吃个饱。

古今诗文，但凡秋的这部分，都写得最出色最有味。中国的文人诗客，对于秋，总怀有十分浓郁深沉的情感，能引出幽远、寂寥和悲凉的感受来。宋代婉约词人柳永的《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寥寥数语，将满腹的愁绪，挥写得淋漓尽致。秋还与乡愁紧密相连。诗圣杜甫的思乡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读来感人至深，让多少客居异地的人，望月兴叹，在他乡断肠。

四季之中，被传诵最多，韵味最浓的，唯有这诗意盎然的清秋。漫步在这样的时节里，心无杂念，灵魂澄净。